

7月9日,陈振濂书学馆在宁波正式落成。活动现场,来自宁波相关领域的18位专家学者被聘为陈振濂书学馆专家委员会委员,《师道》——宁波陈振濂大师工作室·年刊首发仪式举行。同时,以书画鉴藏史为切入点,汇集宁波代表性老中青书法家力作的“百年书画鉴藏·书法篇”展览开幕。

作为此次活动的重磅内容,“世界图纹与印记:一带一路创作印谱”篆刻艺术创新项目实验组宣布成立,并举行实验组首批实验作品研讨暨课题论证会。“‘一带一路’国家在图形符号上具有相同的认知,用中国传统篆刻艺术来展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这在几千年篆刻艺术发展历程上是史无前例的。”陈振濂表示,在项目前期筹备时,组建了第一批实验组成员,首批完成的实验作品将在世界大背景下为中国印学“迎来新时代”做出图形印创作的前期贡献。

本期,我们聚焦此次既具有世界印章史的视野,又坚守篆刻本来的传统金石趣味的“实验”。

——编者按

拓展 转型 新时代 百年西泠印社的“创新思维”

■陈振濂(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百年名社之所以能成就百年伟业,一定会有一种坚定的信仰宗旨即共同目标的“精神维系”。具体说来,就是创社之初确立的“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和后来的“兼及书画”。又在百年社庆以后,设定了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大印学)、“重振金石学”、“诗书画印综合(兼能)”的既根植传统又与时俱进的新的时代目标。

吴昌硕与“创社四子”共同拟定的“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是西泠印社永久的“定海神针”。它是“根”。对照今天全国文艺界讲“守正创新”,毫无疑问,它就是必须守的“正”,是我们认识的前提。

时代在发展,社会经济客观环境与人文艺术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百年社庆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与时俱进的逻辑延伸:一、从早期原有的“保存金石”延伸出“重振金石学”;二、又从原有的“研究印学”延伸出沙孟海先生号召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三、再从后来60大庆时补立的“兼及书画”宗旨延伸出“诗书画印综合(兼能)”。创社时代和中兴时代印社前辈确立的三个宗旨,都被我们以“守正”的精神而坚决“守”护住并赋予新的含义了。

“一带一路”篆刻创作启动与“世界印章史”视野

走向新时代的当口,西泠印社在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才能做到与时代同频共振、与时俱进?在2012年之后尤其是2015年之后,西泠印社在学术艺术关注侧重点上,作出了有方向性意义的重大“战略调整”。其主要目标是:

首先,以传统印学、篆刻学为基盘,依仗多年(至少近二十年)以来的积聚,以“守正”为社务展开的底线和出发点。

其次,迅速扩大视野,构建当代“大印学”的时代新格局,除以篆刻艺术创作、古典印学印史印家印作印派研究作为品牌之外,在以古玺汉印、唐宋元明、皖浙流派、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的正宗正统风格类型的基础上,先转向过去曾经不太受关注的“战国小玺”形式、“封泥”形式、“汉玉印”形式、“烂铜印将军印”形式、“唐宋官印”形式、“元押”形式、“圆朱文”形式、“多字印”形式等,通过西泠印社举办的全国篆刻评展的投稿规定、现场考试题的途径,进行有意识的专业提倡,以促使当代篆刻创作的风格技巧多样化——这是从过去印学界长期形成的固定审美模式出发,扩大为具有现代艺术意识

的“全印史”式以热点与冷门交替交融、不留盲点的创作视野大开发。

但不仅限于此,在近年以来,因了国家倡导“一带一路”的新世界战略布局的启发,丝绸之路沿线的诸多内地、境外地区国家,从中国的新疆西藏西域开始,经阿富汗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到埃及再进入欧洲,以及南亚印度等等,在古代都有印章的遗存。

站在“世界印章史”的史无前例的大视野上,又逢西泠印社长期遵从沙孟海社长的“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和饶宗颐社长“东学西渐”的宏伟构想,又深刻领悟、认同国家文化建设与交流的大目标,我们开始对当代印学史“一带一路”的创新创作实践予以了更系统的细化与构架尝试:以广义上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印章篆刻主题创作实践,将沿线的一百多个国家的中文国名、本国文字国名、国花等要素进行排列组合,通过“印章”形式与成熟的经典式篆刻艺术表现,形成一个完整的、于篆刻而言也许过去闻所未闻的崭新的“知识链”和“视觉形式链”。在赋予它以承载国家层面上的外交含义、商贸含义、民族交流融合与文化传播含义的同时,还在艺术上创造出过去篆刻艺术之前所未有的新图像含义、创造含义与“印文化”拓展与再造含义。

目前,构想已经成熟,实践尝试正在进行中。虽然目前还有不少困难,尤其是既要严格遵守传统金石学、印学的审美目标(守正的要求),又要置换掉篆刻已有的早已熟悉成习惯的中国古文字大小篆书的规范,而去研究古埃及文字、古波斯文字、古印度文字和今天西域各国通行的各民族文字如阿拉伯文字中亚西亚北非各国文字,研究如何使这些异域文字形态妥帖地纳入篆刻印面而没有“违和感”。一旦成功,更可根据此而延伸向欧美的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文字。倘若以西泠印社为平台载体,倘若能以若干年的努力,接近或完成这一目标,则国家高层所倡导的“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在篆刻艺术这一小众艺术领域里,就有了切实的可能与实践推动的可行性。而于我们本来十分熟悉、视为己出的篆刻艺术创作、印章学与金石文化,也就有了一个激活新思维、开拓新资源、吸收新理念、创造新时代新任务新发展目标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当然,对于业内的篆刻家而言,也必然面临一个对旧有知识结构的挑战和实践经验能力的挑战,面临着如何面对“解放思想”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

它对今天的篆刻家尤其是“篆刻艺术家”(而不是刻印工匠)而言,会是一次基于新时代宏图大业的专业的重新塑型——“守正”,是对传统篆刻艺术创作的持续深化;“创新”,则是对“印章”“篆刻”“金石”的已有领域,从理念上实践上的一次几千年以来未有之“大拓展”。“守正”,是因为百年西泠印社已有明确的“首位度”,是享有世界声望的“天下第一社”。它的存在,必然是“正”而不可“误”“邪”。而“创新”,是借助已有举世无双的雄厚积累,又能以团队的不懈努力,不断寻求专业学科领域在新时代的新发展空间,更能巧妙妥帖地配合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使得作为一个小众而高端、局部的“篆刻艺术”融入国家发展前行的文化洪流大潮中去而不缺位,想国家之所想,从而使篆刻家、印学家、金石家们在坚守专业本位的前提下,成为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真正时代艺术家。

以学术治社 基于“创新思维”的“大印学”的提出

西泠印社在这几年里,以“创新思维”为统领,已经有意识地在知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层面上有了很好的积累布局,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大印学”的时代新理念。作为它的构成步骤与有序推进,从2016年至2021年的五年间,西泠印社有意识地召开了五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如“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2016)、“世界图纹与印记”(2018)两次研讨会,就是直接针对世界印章史这一课题而发的。100多篇学术论文,构建起了对世界印章史(包括丝绸之路印章史与“一带一路”印章史)的基础认知框架。而关于印谱史、金石传拓史、两宋金石学之相关研究,其中也多有围绕印章、金石学核心概念下的相应研究资料与展开。因此,对于印学界本来陌生,而从未有过的新的认知建构与专业知识储备,在我们是游刃有余、会心以远的。

百年名社,老树新花,西泠印社本身就代表了传统金石书画篆刻的精髓。在当下,它缺的是什么?缺古代经典与传统吗?当然不是。它缺的,正是创新精神。

今天我们以与时俱进、同频共振的“创新思维”,推进“大印学”的新理念,植入世界眼光,拓开印学视野,它正可被视为1904年创社时石破天惊之举百年之后在精神上的继承与延续。它表明篆刻艺术这一小众项目,在国家强盛发展与宏观的文艺思想的映照下,是同样可以有“家国情怀”的。



释文
阮解
纽埃



释文
张佳
罗马尼亚



陈簠斋藏毛公鼎精拓本 杨鲁安跋
西泠印社藏